

公安部金盾文学奖得主朱维坚经典作品

黑白道

朱维坚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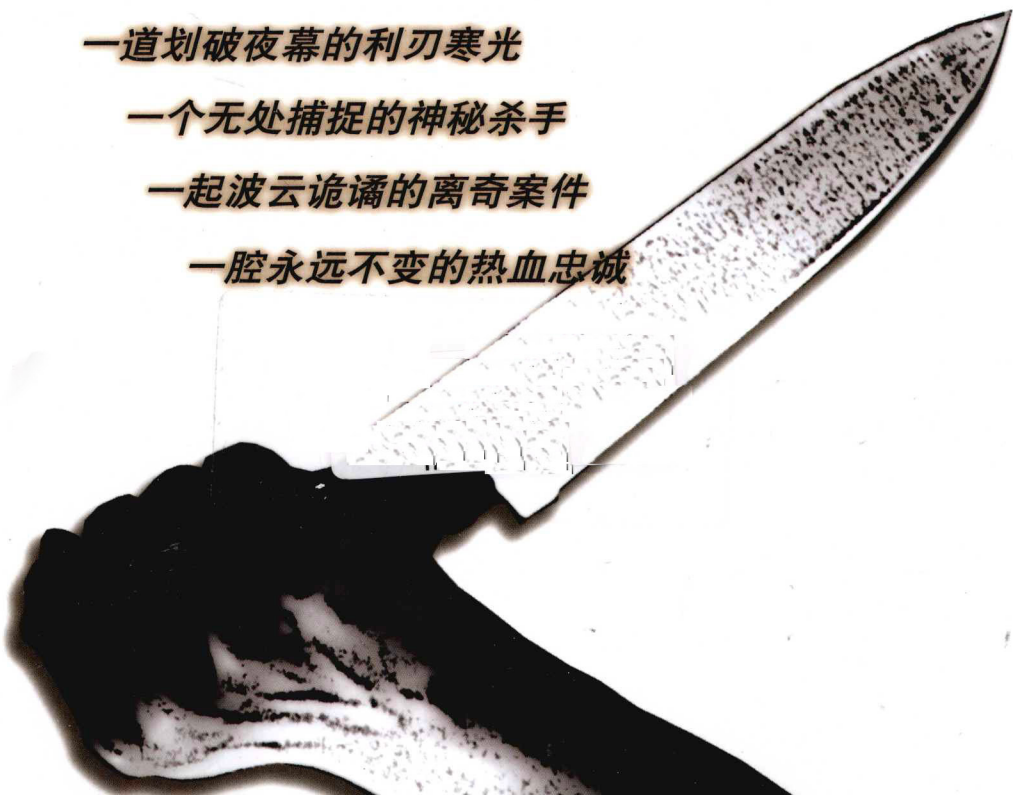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出版社

一道划破夜幕的利刃寒光

一个无处捕捉的神秘杀手

一起波云诡谲的离奇案件

一腔永远不变的热血忠诚



公安部金盾文学奖得主朱维坚经典作品

朱维坚 著

作家出版社

一道划破夜幕的利刃寒光

一腔永远不变的热血忠诚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白道/朱维坚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1. 1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350 - 3

I. ①黑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82871 号

黑 白 道

作 者: 朱维坚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 苏红雨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数: 400 千

印张: 21

版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350 - 3

定价: 29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夜色温馨
夜色渐浓
是谁洒下不祥的迷雾
使夜色变得狰狞
恶的幽灵闪着雪白的牙齿
孩儿坠入噩梦
母亲胆战心惊
夜行人迷失了路径
勇士也矇眊了眼睛
远方是谁燃起红色的篝火，
连接起迟来的黎明……

——摘自主人公的诗

楔 子

刑场在郊外的一座山坡前。

刑车缓缓驶来，停下，三名死刑犯被押下车，被带向行刑地点。

尽管已经三十一岁，尽管已经当了快一年的警察，李斌良还是第一次现场观看执行死刑，而且，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，以特殊的身份来观看，看得这样细：从监舍提出到公判会宣判，直至刑场执行的枪声响起，从头到尾，一个环节不落。

录像机在他手里无声地记录下眼前的一切，他把镜头对着即将赴死的三名死囚，并且有意无意地在一个人的身上停留的时间长一些。

这是因为，他认识他，说起来还有过一点缘分。

他叫季小龙，可李斌良习惯地叫他季宝子——那是他上初中时的名字。是他，虽然已经十多年没见面，可还能认出他，错不了，就是他。只是脸色比从前苍白了，下巴长出了胡须，人也比当年显老了，这都是时间和监舍生活的结果。此时，他被五花大绑着从录像机镜头前经过。

李斌良扛着录像机向前迈了一步，想录得更清晰些。这个上学时就打架出名的家伙，在被抓住前曾是全市闻名的恶棍，打起架来不要命。这次，就是因为拦路抢劫遭到受害人反抗，他恼羞成怒，掏出尖刀将人杀死。因此，他走到了罪恶生命的尽头。

此时，他在笑着，那笑容好像还有几分欣慰，一双眼睛贪婪地四下望着，透出对生的留恋。苍白如雪的脸颊好像涌上了一点红晕。他的目光友好地向每一个人无声地打着招呼，在做最后的诀别。

上初中时，他的名字叫季宝，同学们都叫他季宝子，后来他自己改了名，成了现在的季小龙。听人说，是看了香港一些武星的影片后改的。他认为自己是一条龙。

现在，这条恶龙即将被处决。

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此时，季小龙终于恶贯满盈。夺人性命，就要用性命来偿还，尽管这两条命并不等值。但，他罪有应得。

李斌良的录像机镜头从季小龙身上离开，转向刑场的全景。他看见负责警卫的几十名警察早已到达，一个个全副武装、神情肃穆地伫立着，几米远一个，站成一个近百米的半圆形，尾随刑车而来的围观群众被远远拦在外面。

季小龙被推下车，李斌良发现他仍然在笑，仍然在望着围观的人，友好地用目光打着招呼，而另两名罪犯已经魂飞魄散，下车时，两腿已经支撑不住身子，被民警像拖死狗一样拖下来。只有他还站得稳，眼睛还在向四下张望着，是对世界的留恋，还是期盼有什么奇迹发生？

没有奇迹。

山坡下面是一片沙砾。季小龙和两名同路人被刑警押到山坡前，让他们对着山坡跪下，背对着即将夺去他们生命的枪口。执行的命令发出，枪响了，一枪，两枪……

两名罪犯头上飞扬起红色的花朵，分别倒下了，该轮到他了。

李斌良听说过，有时，对于罪大恶极的罪犯，执行任务的枪手们会故意放慢扣动扳机的节奏，以增强其对死亡的恐怖。也许是一种错觉，李斌良觉得枪手此刻停顿下来。李斌良把镜头对准季小龙，准备录下他中弹的特写。然而，就在这短暂的停顿时，季小龙的身体忽然动起来，双腿欲站起，挣扎着掉过头来，嘴也冲着自己的录像机动着，好像在说什么……

就在这时，枪声响了。

红色和白色的黏稠液体飞溅，季小龙一头栽倒在地。

李斌良愣了片刻，快步奔上前，把镜头对准倒在地上的季小龙：他死了，子弹从额头穿过，后脑出现一个洞，脑浆和鲜血混在一起流出来，看上去让人恶心。法医要进行检验，把尸体翻了过来。李斌良看见，季小龙的眼睛还在睁着，嘴也在张着，好像在对自己说着什么。

李斌良被这种表情吸引住了。季小龙死了，可他白纸一般的脸上仍然挂着笑容，那放大的瞳孔好像仍在看着人，看着自己。他感觉，在季小龙凝固的眼睛后边，好像还有一双眼睛，那双眼睛透过季小龙的眼睛在望着自己，从眼睛望到心里，望到心灵深处。他不由得打了个寒噤，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怖从心头生出……

“怎么，害怕了？走吧，人都死了，还录什么，怪恶心的，让他们收尸吧！”

一个人走过来，是秦荣，刑警队长，不，现在已经是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了。他刚刚提拔不久，李斌良对他的称呼一下子还改不过来。

回到局里，李斌良又检查了一遍录像带，觉得录得挺好，死刑过程的重要环节都录了下来，还十分清晰。他匆匆写了一篇电视新闻稿，特别注意用了“罪有应得，大快人心”等字眼，最后连同录像带一起送到了电视台，并向电视台的编辑建

议多用一些季小龙的镜头，尤其是被枪决的镜头，这会对一些不法之徒产生震慑作用。

然而，晚上市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，李斌良并没有看到希望的镜头。宣判会上领导的镜头占了大多时间，特别是市长魏民慷慨激昂的讲话占了很长时间，季小龙的镜头只是闪了闪，还都是远镜头。后来听说，魏市长指示，电视宣传要注意导向，不宜渲染死刑的细节。

当天夜里，李斌良做了个梦。梦中又回到刑场，又经历了季小龙被枪决的过程。梦境开始和生活中的真实经过完全相同，到结尾却发生了变化。李斌良看到，死去的季小龙躺在地上，眼睛盯着自己，躲也躲不开，那眼神空洞而又神秘，眼睛后边好像还有眼睛……忽然，眼睛动了起来，笑了起来，季小龙忽然活了，慢慢坐起来，眼睛盯着自己笑着，并慢慢抬起一双带血的手，接着又站起来……他恐惧万分，扭头四顾，发现警察们都不见了，自己的身后有许多妇女和孩子，自己的母亲、妻子和女儿也在其中……她们都显出极度恐怖的表情。李斌良虽然十分害怕，可他知道绝不能退缩逃跑，不能……他一横心抓住季小龙带血的手大叫着：“你要干什么，你已经死了，你死了……”

他和他扭打起来……

第一部 夜色狰狞

1

三年后。

子夜时分，李斌良一个人走在街道上。

已经十一点多了，街道上没有行人，四周十分寂静，两旁的楼房差不多也都闭上了眼睛，沉睡在黑夜中。天上没有月亮，连星星也眨动着困倦的眼睛，只有远方偶尔传来一声火车的长鸣，使人感到这座小城市还在呼吸。路灯黯淡，李斌良孤独的身影长长地伸展在地上，随着他的脚步向前移动。

困意向李斌良袭来，他的眼皮一阵阵发沉，恨不得马上回到家中躺到床上。但，夜已深，白天在街道上奔忙的出租车都已经不见，他只有加快脚步往家的方向走去。

穿过一条小巷，他走上另一条街道。

这是一条步行街，虽然已近午夜，可街道两边很多楼房仍然灯火通明，霓虹闪烁。

这是全市有名的一条街道，有人叫它“腐败一条街”，也有人叫它“黄色一条街”。之所以这么叫，是因为街道两旁全是娱乐场所，什么洗头房、泡脚屋、迪厅、练歌房、台球室、保龄球馆、电子游戏厅……当然，最吸引人的还是那些洗浴中心和几个大饭店。这里，有无数年轻靓丽的“小姐”招待着来客，只要有钱，就可以得到任何服务。最诱人的是，在这里无论享受什么“服务”和进行怎样的“娱乐”活动，都不用担心安全问题，公安机关很少来此检查，即使偶尔在检查中发现了问题，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从成立至今，没有一家场所受过较重的处罚。看，前面那幢最高的建筑不就是“红楼”吗？对，它的名字叫大观园，里边还模仿《红楼梦》的大观园，给每层楼或房间起了个相似的名字，什么“怡红院”、“潇湘馆”、“蘅芜院”，然而，里边不是什么贾宝玉、林黛玉、薛宝钗，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“小姐”，根据她们的籍贯和性格，分居各个楼层各个房间，接待有各种口味的客

人。里边还设有洗浴中心、餐饮中心、按摩中心、娱乐中心等，一切服务，应有尽有。因此，生意兴隆，日进斗金。

红楼的主人叫徐铁昆。当然，不止是红楼，这条街有三分之一的场所是属于他的，只不过红楼最大最有名罢了。另外那三分之二，一半也有他的股份。最后的三分之一虽然不属于他，但是，也要按月缴利给他。因为，这条街是铁昆开辟的，是他保证着这里的平安。如果哪家不缴利，惹他不高兴，那么，或者是公安局派出所找上门来，施以重罚，或者一群莫名其妙的打手闯上门来，打砸一场，让你开办不下去，而且无处诉说。

当然，能到这条街来消费的绝非平民百姓或工薪阶层，花的钱大多数也不是自己口袋里的。每到夜晚你就看吧，车水马龙，尤其是一辆辆闪着高贵光泽的轿车排在街道旁，让人羡慕不已。瞧，虽然已经是子夜，有的场所门口还有一两辆轿车停着。这条街是铁昆对本市的一大贡献，他也为此而自豪，甚至不知从哪儿听来学来的词，说这里是他的“拉斯维加斯”。

对此，李斌良很是愤慨，他和刑警大队的同志都知道，这里是个藏污纳垢之地，里边有很多罪恶的勾当，应该受到惩处，他们侦破的很多案件或多或少都与这里有关。可是，他们只能把行动停留在嘴上，却不敢动作。因为，市领导认为，这条街为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做出了贡献，经常给予表扬。

对，这里是属于铁昆的，他绝不允许别人染指属于他的领地。如果谁敢向他挑战，下场将很不妙。看见了吗，前面那幢黑乎乎没有灯火的大楼……

这幢大楼叫“不夜城”，也曾经兴旺过两个多月，可现在已经人去楼空。它的主人叫毛沧海。这个不知深浅的外地人，居然想到本市来打天下，以高价买下这幢楼房，开办了“不夜城”娱乐场所，想与红楼抗衡，结果现在已经不知魂归何处。三天前的夜里，他在回家的路上神秘地被人杀死：一刀刺中心窝。

这就是李斌良和弟兄们正在侦办的疑难案件，也是他今夜晚归的原因。

案发已经过去三天，从目前的迹象看，短时间内很难取得突破。当然，案件破不了也很正常，李斌良到任后曾翻了几年来的积案卷宗，发现近年来有很多重特大案件未破，其中也不乏杀人案。现在，他主持刑警大队工作两个多月，全市发生的一些杀人、抢劫重特大案件，除了这起都破了，比较起来破案率还是很高的，这起案子破不了，应该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可这案子不同，被杀的毛沧海是来本市投资的外地商人，有较大社会影响。市领导对此案也非常重视，分管政法工作的市委副书记、政法委书记刘新峰和市长魏民都做出指示，公安局要采取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，尽全力在最短的时间内破案，否则，将会给本市的投资环境带来消极的影响。为此，无论是局长蔡明臣还是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秦荣压力都很大。当然，直接的压力还是刑警大队，而刑警大队压力最大的是李斌良。这三天里，他带领全队同志做了大量工作，可一直没查到有力的线索。

案子难度很大，但必须侦破。即使市领导不做指示，李斌良也不会轻易放过。

这么大的案子，破不了案无法交代。他当刑警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有这么一股劲头：当刑警就是破案的，破不了案，尤其是社会影响大、人们关注的案件破不了，还怎么当刑警？他还觉得，破案有点像自己在念中学时做的那些疑难数学几何题一样，你解呀解呀，怎么也解不开，可别泄气，继续努力，锲而不舍，换个思路再解，忽然茅塞顿开，找到了解题的钥匙。那时，你只觉一种难以言喻的胜利感觉充溢身心……对这案件也如此，只要自己苦苦追寻下去，最后一定能够攻破。也正因此，从这起案子发生他就没回过一次家。晚饭前，妻子女儿打来电话让他回家，四岁的女儿在电话里说想爸爸了，说着说着还哭了。这打动了，要不，他还不会回家。

对了，李斌良现在已经是刑警大队教导员，大队长因病住院，由他主持大队工作。今晚，他就是因为毛沧海被杀案件，才忙到深夜回家的。

“腐败一条街”的位置并不是很好，更不是市区的繁华地段，因此，走过一条街后，就是一条十分偏僻的马路。李斌良再次感到困意袭来，不由打了几个哈欠。他想了一下，决定走更近的路。于是，他拐向一条便道。

说是便道，其实是一条不宽的小巷，两边是围墙和住宅。也没有路灯，因此显得很暗，但李斌良并不害怕。一则他胆子本来就挺大，二则当了半年多的刑警，锻炼得也不知什么叫害怕了。何况，怀里还有手枪，就更无所畏惧了。他想也没想，就向便道深处走去。

这条便道不宽，勉强可以通过一辆车。李斌良在便道上走着，忽然想起毛沧海被杀案。他也是夜里一个人被杀的，他见过他的尸体，那是个身体强壮的中年人，可就在黑夜里，不知被谁一刀刺进了心窝，再也不能爬起来了……他一悚，警惕起来，四下看了看，眼前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。他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，感到身边好像隐藏着罪犯，随时会突然扑上来……他不由得摸了摸腰间的手枪。

一种不祥的直感袭上心头。

还在多年前，他就发现自己有这种直觉，每逢要发生不祥的事情时，总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。还是在读中学时，有一次他正在教室里上课，忽然感到身心不宁，没放学就回家跑，结果发现母亲犯了心脏病，而家里人都下地了，是他找人找车把母亲送到乡卫生院抢救过来的，如果他晚回来一会儿，母亲就可能死去了。还有一回，也是上中学的时候，放学路上穿过一片小树林时，他觉得浑身汗毛直立，觉得有事，做了准备，结果埋伏在树林里准备袭击他的几个心怀叵测的家伙没能得逞……

现在，这种感觉又来了，而且更加强烈，他又四下看了看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他镇定下来，暗暗笑自己胆小，继续迈步往前走，就在这时候，他听到后边传来马达声。

他回头看了一眼，见一辆车。从车形上看，是一辆吉普。他扭回头继续向前走，忽觉后边的车声不对……再一回头，见吉普车没有亮灯，正在向自己驶来，速度

极快。

便道很窄，无处躲闪，吉普车眨眼间已经逼近。李斌良大喊起来：“停车，有人，我是警察……”可吉普车像无人驾驶，继续向他冲来。他只好快速向前跑去，吉普车紧紧跟在后边，越逼越近。很明显，它就是奔他来的，是撞他来的。现在拔枪也来不及了，生死一瞬间，一股热血从他的身心升腾，他忽然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冲着迎面撞来的吉普车飞步冲了上去，就在吉普车即将撞到身体之即，他飞身跃起，跳上车盖，跳上车顶，又一个跟头从车上翻下，摔落于车后。

他重重摔在地上，手掌被擦破，胳膊和大腿好像断了似的疼痛，头还撞到路旁的一块石头上，只觉天旋地转，差点儿昏迷。可是，他告诫自己，不能昏过去，不能……恍惚中，他看见吉普车在前面停下，车门打开，一个人跳下车，轻捷地向自己跑来，手中还有一个细长的东西闪着寒光。李斌良的心狂跳不已，挣扎着从腰中拔出手枪，推弹上膛，指向前面，困难地叫出一声：“不许动，我是警察……”

李斌良扣动手指，感到手上一震，看见枪口冒出了火光，接着就再也坚持不住，眼睛一黑晕了过去。

2

昏迷中，李斌良看不清杀手的面容和身影，只看到他的一双眼睛，一双阴冷狰狞的眼睛正在盯着他，而那双眼睛就是凶器，就是那双眼睛要杀自己，盯得他头痛欲裂，心里恶心。李斌良想和他拼争却动弹不得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双眼睛盯着自己，随时要杀死自己。他要动一动，可是，没人帮他，他动不了……忽然，他听到了熟悉的呼叫声：

“李教，李教……斌良，斌良……”

“教导员，教导员……”

头又猛地一痛，那双眼睛突然消失了，眼前一片迷离的碎片，他一下醒了过来，眼睛猛地一睁，看到了一片刺眼的灯光，接着，真的看到了一双眼睛。

这不是梦中的眼睛，而是真实的人的眼睛，眼睛里充满了关切和担心。接着，看到一副胡子拉碴熟悉的黝黑面孔。

他是谁？这么熟悉，这么亲切……可一时叫不出他的名字。对面的眼睛突然闪光，一滴眼泪顺着脸慢慢淌下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叫起来：“斌良，斌良……你怎么样，没事吧，妈的，是谁干的，说呀，是谁干的，谁要杀你呀……”

李斌良脑海一亮，意识一下恢复了，并叫出眼前人的名字：“吴——哥，是你……”

正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吴志深。他见李斌良醒来，高兴得一把握住他的手摇起来：“是我，斌良，你醒了，没事吧？到底怎么回事呀，把我急死了……”

他这一摇，李斌良只觉手臂一阵疼痛，脑袋也天旋地转起来，想说话又一时说不出来。吴志深察觉到了自己的莽撞，急忙停下手，又心疼又抱歉地对李斌良说：“对不起，斌良，我太激动了……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”

李斌良好一会儿才恢复过来。这时，他才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，眼前挂着吊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想动一动，可刚一动，就觉得胳膊和腿上巨痛袭来，包着纱布的头也一阵眩晕。

过于一会儿，他意识到自己是在医院的病房里，也看清了周围的人：除了副大队长吴志深，还有几个刑警大队的弟兄在身旁，他一一想起他们的名字：沈兵、熊大中……他忽然想起刚才发生的事，急忙挣扎欲起：“怎么回事，我怎么……在这里……你们……”

听见李斌良说话，吴志深脸上露出由衷的笑容：“别动，要是能行，先说说咋回事；要是不行，就休息一下再说！”

李斌良已经完全想起自己遇险的经过。这怎么能等？他费力地描述了事情经过。吴志深和几个弟兄非常吃惊。通过他们的口，李斌良也知道了自己晕过去以后的事：枪声发挥了作用，吓退了杀手，唤来了正在巡逻的民警，他们把他送进医院救治。后来，吴志深和刑警大队的弟兄们听说了这事，纷纷赶来……现在，事情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，天已经快亮了。

听完李斌良的介绍后，吴志深黑脸泛出紫色。他咬着牙骂道：“妈的，居然有这种事？到咱们刑警头上动土，也太猖狂了！”

正说着，病房外面有脚步声，又有两个人走进来。室内的弟兄们则纷纷向外走去，只留下了吴志深。李斌良从弟兄们的招呼声中，知道进来的是蔡局长和秦副局长，想起来打招呼，可身子痛，头又晕，动弹不得。

出现在眼前的先是头发已经花白的蔡局长。他刚要说话，蔡局长急忙一摇头阻止他：“别，如果不能说话就别说话，好好休息！”

李斌良还是费力地说出声来：“蔡局长，我没事，谢谢您来看我……”

秦副局长沉着脸也出现在眼前：“能说话吗？能说就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……”

李斌良忍着疼痛，把遇险的经过说了一遍。秦副局长听完，鼻子哼了声骂道：“妈的，居然有这种事？敢向咱们刑警下手……这案子非破不可！”

秦副局长说着转向吴志深，没好气地大声道：“这种时候，你还在这里干什么？马上行动，把别的案子都撂一撂，全力以赴查这件事。先从车查起，把全市所有的吉普车都给我查透，看昨天夜里谁的吉普车没在家，干什么去了？发现疑点立刻向我报告……”

李斌良虽然头疼，仍听清了秦副局长的话，急忙挣扎着阻拦：“不，秦局，别把警力都投放到这案子上，毛沧海被杀那案子也不能扔下！”

秦副局长沉吟片刻，接受了李斌良的建议：“对，那起案件也不能搁下，吴志深，你和胡学正分一下工，你带人查斌良这件事，让胡学正查毛沧海的案子……哎，

对了，学正怎么没来，他干什么呢……”

胡学正是刑警大队的另一个副大队长。对秦副局长的询问，吴志深摇摇头：“不知道，也许，他还不知道吧！”

秦副局长不满地：“立刻找到他，把我的意见告诉他，你们分头行动！”

吴志深答应着，又紧紧握了握李斌良的手，走出病房。

病房里只剩下李斌良、蔡局长和秦副局长。

蔡局长问秦副局长：“你看，斌良这起案子是怎么回事？”

秦副局长：“这……我一时说不清。但，不管怎么回事，这案子我不会轻易放过，杀到咱警察头上来了，要不破，这治安还能稳定吗？”

蔡局长转向病床上的李斌良：“斌良，你能不能说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怎么回事？李斌良恨不得马上找出答案，可他一时真的说不清怎么回事。他想思考一下，可一用脑，又天旋地转起来。这时，一位穿白大褂的护士走进来，对两位局长说着：“行了，你们走吧，他需要休息，你们这样影响他恢复……”

两位局长走出病房。李斌良又眩晕起来。可是，蔡局长的话还在他脑海里盘旋：“斌良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……”

是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……

3

天亮了，李斌良再次醒来，觉得身体轻松了一些，头晕得也不那么厉害了。可他并没有动，昨夜的事再次浮现在心头，蔡局长的问话也浮现在心头。是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是谁要加害自己呢？他一点头绪也没有。这……看上去，对方非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呀。说起来，自己到刑警大队后是破了不少案子，抓了不少人，也得罪了很多人，可那都是工作呀。再说了，在刑警大队干的时间长的比自己多多了，别人不说，副大队长吴志深、胡学正，哪个不比自己呆的时间长，办的案子多，抓的人多……那么，是不是和自己现在办的案子有关呢？对，自己在这起案子上态度很坚决，劲头也很足，在分析中，把铁昆当做主要嫌疑对象，难道……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，他铁昆就真的和毛沧海被杀案件有关了。

有关毛沧海被杀案件的情况又浮现在李斌良的脑际。

毛沧海是被刀刺死的。从作案手法上看，凶手是个行家，一刀刺入心脏毙命。对这起案件，社会上有很多传言，还说得头头是道。比如：此案是铁昆所为。因为他是本市娱乐业的巨头，向来没有竞争对手，这回毛沧海来，由于其雄厚的资金与亲和的为人，吸引了相当一部分顾客，直接与铁昆争利。这不会是空穴来风。李斌良也做过分析：两人是同行业竞争对手，都自恃有钱有势，谁也不服谁，不久前铁昆的手下还砸过毛沧海的场子，双方大打出手，伤了好几个人。虽然公安局介入了，

但因为伤者的伤情都不重，主要当事人也没抓到，也无法证明是铁昆授意的，最终做了治安处罚了事。据说，毛沧海还向公安机关反映过，铁昆曾威胁过他，说他和姓铁的作对没有好下场。

从这方面看，铁昆确有作案动机。

说起来，这案件也不是没有一点线索。在毛沧海被杀现场，就留下一枚清晰的指纹，是手指蘸着血印在毛沧海尸体旁边墙壁上的，只有一枚，非常清晰，好像凶手有意留下的一样。技术人员轻而易举地提取下来，但与情报资料室所有的指纹比对了一遍，没有一枚相近的。也通过一些途径提取了铁昆和几个手下的指纹，也没有相似之处。

可是，在外围调查时，有人证明，在毛沧海被杀那天晚上，曾与铁昆在一起喝过酒。因此，铁昆极有可能是最后一个接触毛沧海的人，不是嫌疑人也是知情人。然而，铁昆虽然没来刑警大队，却给蔡局长打过电话，主动解释了那天晚上的事情。他说，二人一起喝酒是毛沧海提议的，目的是消除误会，化解矛盾。那晚，他们说得很投机，双方都表示了互谅互解，喝完后就各上各的车分手了……进一步调查，铁昆说的是实话，他在酒后确实与毛沧海分手了，有不在现场的充分证据。当然，他也可以找别人代劳，但对他的手下做了一番调查，没找到任何证据。李斌良和弟兄们还做了一些调查工作，他们分析，如果是铁昆杀了毛沧海，绝不会轻易动手，一定要雇用别人。他们到电信局调查了他最近的通讯记录，但难度很大。铁昆的通讯联络太多，每天数以百计，天南海北的哪儿都有，很难核实。

就这样，三天三夜过去，李斌良和弟兄们能调查的都调查了，可仍然没有见到铁昆的面。他太忙，生意多，应酬多，外出也多，找到他很难。电话打过去了，他也接了，可就是不来。传唤证也送去了，可他看也没看就扔一边了，说太忙，没有时间。无奈之下，蔡局长和秦副局长找到市领导，市领导亲自给他打了电话。昨天他好歹答应晚上来刑警大队，可李斌良和两个副大队长等到子夜，他也未到。最后打来电话，说有急事已经去了外地，正在为本市联系一家准备投资的外商。李斌良他们没有办法，只好离队回家。

就在李斌良回家的路上，受到了袭击，差点送命。

难道真的是他所为？难道自己的侦破触痛了他，他急着除掉自己？也不可能啊，现在，案子还没取得一点突破呢，他这样做也没必要哇……

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
头又有点晕，他不能往下想了，便动了动身子，想换个姿势休息一下，这时才发现病房里还有一个人，见他动了，急忙凑上来：“教导员，你醒了……”

他看到了一张充满英气的年轻面孔，认出是沈兵。奇怪地问：“是你……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沈兵笑着拍拍腰中的枪，又晃了晃拳头：“保护你呀！”

“保护我……”

没等李斌良问，沈兵就告诉他：“蔡局长派我来的，怕再有人害你，让我时刻守在你身边！”

原来是这样，李斌良心里苦笑起来：自己居然需要保护，这似乎有点多余，难道那凶手还敢到医院里来杀自己……可他想起昨夜的经历，还真的心有余悸，此时此刻，如果真有凶手闯进医院要杀自己，凭自己现在的样子，还真无法抵挡。想到这儿，不由得在心里对蔡局长生出几分感激之情。

沈兵在旁说起自己感兴趣的话题：“教导员，当时，你反应还算快，迎着车往上跳也对，但跳到车上应该马上趴下，抓住车体，想办法稳住身子，然后掏出枪来……我看，咱们今后不能光练射击擒敌，也得练练跑跳什么的……”

沈兵是从武警转业分到刑警大队的，练过散打格斗。刑警大队开展的警体训练中，其中擒敌技术就是由他来担任教官，蔡局长派他来保护自己，可见其用心良苦。

也许是身边的沈兵增强了自己的安全感，李斌良想思考一下昨晚的遭遇，但脑袋和眼皮却越来越沉，慢慢又闭上了眼睛。

人大概真的有第六感觉。李斌良虽然在睡着，但睡得很不安宁，梦乱七八糟的，总觉得自己好像是在躲什么，又像在找什么，又着急，又愤怒，又害怕。忽然，闻到一股熟悉的气息，那是一股熟悉的化妆品香味，又感到有冰凉的水滴落到脸上。接着，他听到女人的抽泣声，感到一双柔软的小手在轻轻抚摸着自己的脸颊，听到轻声的呼唤：“爸爸……”

他一下就醒来了，眼睛一睁开就看到了女儿那可爱的脸庞，不由脱口叫了声：“苗苗……”想伸手去抱，却觉手臂一痛，轻吟一声，放弃了动作。

旁边一双手把女儿抱过去：“苗苗，别碰你爸爸……”

是妻子。李斌良扭过脸，看到了妻子漂亮的脸庞和她含泪的眼睛。出了这种事，她肯定会担心的。他抬起脸劝她道：“别怕，没什么，你看，我不好好的吗？”

妻子把脸掉向一旁，大声地抽泣起来。这时，旁边有人说：“弟妹，你多呆一会儿，我们俩出去一下！”

说话的是吴志深，不知什么时候他也来了。听了他的话，妻子急忙掉过脸来：“别，吴大哥，你们呆着吧，我没事……”

可是，吴志深和沈兵互相使个眼色，还是走出病房。

只剩下自家三口人，但病房里却一片寂静，甚至有些尴尬。妻子垂着眼睛沉默着坐到对面的床边，女儿也只是安静地守在爸爸跟前，不玩，也不说话。

李斌良心里的温暖在消散，他感到有点冷。

还好，她终于说话了，声音不大，口气还算和缓：“到底咋回事啊？把人都要吓死了……”

李斌良不想告诉她，但他也知道，自己越不说，她会越惦念。因此就把昨夜的遭遇大致讲了一下，虽然说得轻描淡写，但她仍然吓得不轻，又扭过脸抹起了眼泪。

他预料到，她将要说什么。

果然没错，妻子抹了一把眼泪后说：“咋样，我说得没错吧，劝你不听，非要干这刑警……我看，早一天晚一天，你不被人杀死，我也得被吓死……”

李斌良闭上了眼睛。

近几年，李斌良经常和妻子发生口角，而且，随着矛盾的升级，渐渐影响到两人的感情，他们之间出现了一条缝隙，并且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难以弥补。此时此刻，他又清晰地感觉到那缝隙的存在。

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是的，结婚后也吵过嘴，但是哪对夫妻不吵嘴呢？应该说，一开始是正常的，矛盾的升级是他到公安局工作后特别是调刑警大队后，进一步加剧的。她无法习惯他经常性的夜不归宿，不满意他对工作的投入态度，当然，还有拮据的家庭经济，也成为他们冲突的导火索。要不是有吴志深从中调和，恐怕两人早已闹翻了。此时，自己受了伤，遭遇这么大的危险，不但没得到她的温柔和关怀，反而是一通抱怨，李斌良感到一阵伤心。

妻子没有想到他的感受，抽泣几声后在旁数落起来：“怎么样？劝你不听，这回可好……要是在市政府不出来能出这种事吗？你们那批秘书已经有三个当上乡镇长了，一个还当了书记，都是正科级。余一平比你后进去的，都提了副主任，哪个不比你强……调公安局也行，在政工科不挺好吗？如果不出来，现在已经是政工科长了，还是党委委员，凭你的能力，几年后政委就是你的。现在可好，整天起早贪黑，家都不回，我看不出有啥前途……都说你们刑警手里有权，有的人干几年就发家了，你大小还是个头儿，可我没看出啥权来，只有挨累的权。这么长时间了，除了工资，我是没看你往家多拿一分钱，就是工资也没有开满。这不，还差点把命搭上……”

怒火一股股地从李斌良心中往上涌，他强力抑制着，并再三告诫自己：忍耐，要忍耐……

这就是她——妻子王淑芬。她说到点子上了。其实，什么不该从政府办调出来，什么不该当刑警，都是表面原因。如果自己能把大把大把地往家拿钱，满足她的一切欲望，自己做什么工作她也不会有意见的；对钱是怎么来的，她是不会多问的。只要有钱，能满足她那浮浅的虚荣心就什么都好了！

这才是他和她发生隔阂的根本原因。

她怎么是这样一个人？结婚前，没看出她这样啊……无怪乎有人告诫自己，搞文艺的女人多虚荣，难养活……难道真是这样？可现在她已经改行了，已经当上领导了……她调出文工团后，先在妇联工作，后又调组织部，不久前又被提拔了市劳动局的副局长，可她还是这样，还是这水平！李斌良知道，她也曾在台上给别人作报告，也偶尔看过她写的讲稿，什么“四有”、“四自”，教育别人忘我工作无私奉献……可在没外人的时候，她就这个样子。这才是真实的她。

妻子还在埋怨。李斌良闭着眼睛听着，心里的反感越来越强烈，血往上涌，头

又晕眩起来。他终于忍不住了，猛地睁开眼睛，粗鲁地一挥手：“滚，你别烦我，我愿意当警察，愿意当刑警，愿意冒危险，我死了也不用你管。要是看不行，你可以另行选择，你不是说余一平提副主任了吗？找他去吧，他能往上爬，我不如他，我就是傻，就是傻。要是不傻，也不会找你这样的人当老婆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妻子气得猛地站起来，喘了几口粗气，一把抱起女儿：“好，我走，我们走，反正你心里也没我们娘儿俩……”

妻子抱着女儿转身向外走去，吴志深却及时出现在门口拦住她：“哎，弟妹，你这是……你多呆一会儿啊，怎么了……”

吴志深总是这样，总是在自己需要他的时候出现。果然，妻子看到吴志深，表情缓和下来，勉强笑一下说：“我得先把孩子送幼儿园去，然后还得上班……吴大哥，麻烦你多照顾他了！”

妻子说着还是要走。吴志深把她拦住，轻声问：“是不是生活上又有困难了，有就吱声，我知道你们，那俩工资干啥也不够，可只要你们两口子和睦睦的，啥都好办，有你吴大哥呢……”

听着吴志深的话，李斌良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结婚后，李斌良很快发现妻子是个虚荣心很强的女人。她在生活中总是和别人比，穿的、住的，什么都比。她总是说，人家有自家没有让人笑话，没脸见人……特别是近两年，市里盖起一幢幢住宅楼，很多机关干部都搬了进去，她就受不了啦。去年，劳动局盖了幢住宅楼，她说啥也要买。因为是内部职工住，确实便宜，可那也要五万多块钱呀，到哪儿去弄？可妻子决心是不会改变的。她把住的平房卖了两万多块，又东挪西借地凑了几千，可最后还差两万元，怎么也凑不上了，就逼着他想办法。他哪里有办法可想？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冲突，妻子甚至提出，他要筹不到钱，就跟他离婚。李斌良则态度更坚决，就是离婚也不去借钱……

冲突突然平息了，妻子再也不提这件事了。李斌良以为事情过去了。谁知不久妻子忽然张罗着往楼里搬家，问她哪儿来的钱，她就是不说。李斌良声称，不说出钱哪儿来的就不搬家。这时，妻子才告诉他，是吴志深主动伸出了援助之手，拿出了两万元。面对李斌良的询问，吴志深只好承认有这回事。他说：“我知道你的脾气，本来想瞒着你的，现在你既然知道了，就快搬家吧，别赌气了，没用的也少说。吴大哥的日子还行，家底儿比你们厚。你嫂子经商，挣得比咱们多得多。往后，有事你就吱声，只是别跟弟妹吵架，夫妻一场不容易，要和和睦睦的……”

当时，李斌良心里压力很大，母亲说过，到啥时候也不能花别人的钱。他也信奉朋友相交淡如水的信条。因此他要妻子把钱还给吴志深，可钱已买了楼，拿啥还？没办法，他只好对吴志深说：“吴哥，你知道我的经济情况，不知啥时能还上你这笔钱！”

吴志深的黑脸拉下来：“你到底还认不认我这吴哥，咱们是不是弟兄？我说让